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富 原

(九)

亞 丹 斯 密 著
巖 復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富 原

(九)

著密斯丹亞

譯 復 巖

著名界世譯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富原
册九
著密斯丹亞
譯復嚴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八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WEALTH OF NATIONS

By
A. SMITH
Translated by
YEN FU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29

All Rights Reserved

原富

部戊下 篇一

乙論賦之征於贏者。

財生於贏。可析爲二。母財之息。一也。餘於母財之息之外者。二也。故欲加賦於贏。前者可賦。而後者不可賦。後者所以酬役財者之勞勩。與其危失之數。且其數往往不多。使其無此。則役財者其勢不可以長。故使逕以全贏比例出賦。彼勢必轉而求諸贏率。使之加多。抑取諸財息之中。出之益少。舍二者無他道也。設彼於贏率增多。則所征之賦。雖出於役財之家。而賦之歸宿。乃在二種之民。何以言之。如彼用其財以爲樹畜農牧之資。將於所收之穀麥牛羊。留其多數以自補。如此則區以爲租者必微。租微是賦之歸宿爲田主也。又使彼用其財以爲懋遷製造之資。將於物價騰躍以爲厚利。價騰。是賦之歸宿爲銷貨之家也。使彼於贏率無所增多。則必於財息責其全賦。有所齋資。其息皆不逮夫其初。如此

則出賦者以財貸人之主也。總之責稅於贏。其勢必有所出。不出於彼。必出於此。使皆不能。則其業廢矣。

案羅哲斯曰。吾聞穆勒言。賦之加於贏利者。其稅極往往即在當時出稅之家。不能由甲而移之乙。能者獨一二業耳。如釀酒之家是也。使斯密氏所言而信。必贏率一事。純爲物競之所定而後可。然而商賈交易之事。物競亦有不盡行者。故價貴有不必避。價賤有不必趨。而交易各從其所稔信者。如此。則賦立之頃。凡前此之得利而僅足以存者。其業必僥。緣此而同業者希。希則留於其業者利進。而其力乃足以供賦。故曰賦出於有餘。吾於此又悟其例之無往而不行也。

至於財息。驟而觀之。若其物之宜賦可賦。與國中之田租。其利爲既酬勞動計危失諸費之後之所餘。無二致者。夫賦加於田租。其勢無由令租長也。何則。一田之所收。自復農所斥之母財。而益以通行之贏率。其所實留者。既賦之後。不能多於未賦之先也。然則等而論之。賦加於息利。其勢亦不能致息率之或增明矣。一國之母財。等於一國之土地。既賦之後。其多寡廣狹。固無異於未賦之初。吾向者常於部甲言之矣。國中通行之贏率。其盈虛優絀。視母財與民業相待之率。而民業爲數。又非財息之稅所

能爲增損也。故使母財之數。賦前與賦後無殊。則通行贏率之大小。賦後亦必與賦前相若。然則贏利之中。其以酬勞勩計危失者。其數亦將無以異。何則。勞勩危失。愈非息利之賦所能更也。夫之數者。既賦之後。既皆無以異於未賦之先矣。則贏利之中。其所區以爲息利。而爲母財之主之所應得者。亦必常如是。而非賦之所能增損。明矣。故曰財息驟而觀之。其宜賦可賦。與田租無二致也。

雖然有二故焉。遂使財息之宜賦異田租。(一)凡田積幕之大小。所值之微鉅。必不能爲幽隱難察之端。而常可以計量至於甚悉。而商賈所具以經營之母財。恆扁祕而不令人知。能測而悉。殆未有矣。且多寡屢遷。不獨以年爲盈虛也。且以月日異焉。今使以國家之稅於息利也。常取其所甚祕之事而評之。母財旦暮之異。賦者必與知之。若津吏之朝潮而夕汐者。此其煩擾。殆非人情之所堪任者矣。

案。算緡之事。其爲病民不待論矣。然吾聞美國行業產稅。一切聽民自占。不設法令以待逃隱。然上下廓然。無欺匿亦無逆詐。可知民德稍進。雖至不可行之政。皆可以施。往往縱任其民。而其民轉厚自愛。彼任法術者烏足以與此乎。

(二)田之爲物地著。不可遷徙。而母財之移置。至無難也。田之主人。雖有在邑在野之不同。然大抵皆

人與田同處於一國。至於母財之主全地之民。皆可爲之。不必專之於一國一都也。使一地稅政甚苛。經營之事不得自由。則移貲他所。不受胥吏之詰責誅求。事易易耳。夫行一稅政。致一國之母財盡徙。則其國之生業掃地。蓋耕田力作。無往而不藉母財。母財既亡。其君民乃至交困。不獨可征之贏利無有也。恐租與庸從之。則更取何利而賦之乎。

然則母財所生之利。國家終無術以賦之乎。曰。有。國不得已而賦及母財者。則與爲其密。寧爲其疏。爲其急。寧爲其緩。主於寬大不苛。清靜無擾。而任民之自占。夫爲此不苛無擾者。正所以救其賦之難平。而不精。民知上之取我者甚微。則雖他人之占。不以實。彼亦無概於其隱爾。

英國所征之地稅。制者之旨。所以征財息者。與所以征田租者蓋同。如田租之稅。每鎊例征四先令。是爲五分租之一。故原制所加於財息者。亦欲五分所收之息而取一焉。先是倫敦息率爲歲百六。則每百鎊息錢應征二十四先令。此爲五分六鎊之一也。逮息率減爲歲百五。則每百鎊應征二十先令。與相降也。考地稅之制。國家歲責定額。而國中之野與邑分征之。以足其數。然於野取其太半。其所取於邑者。則又以征於屋租者爲多。故雖賦財息。而財用於力田者不賦。用以貸國者不賦。賦者僅在二三

之邑業。而算又遠在實用母財之下也。故其原估雖至不平。而民未嘗病之。縣鄙郊廛。田宅母財之數。皆一估而勒爲定額。不更張也。况近世以來。國之庶富交臻。田宅之值既增。母財之積益廣。所謂不平。愈微難見矣。又每邑所征。既爲定額。其數皆可豫知。而無無恆漲縮之弊。民尤不覺其賦之行也。總英國之田。其舊算不及半值。至於母財。則舊算五十不及其一也。邑居數處。如威明斯德。其市業母財皆不征。征者專於屋宅。獨倫敦則與此異耳。

夫國家以賦稅之行。而執訊民之幽隱。此最煩擾最病民。故各國成賦。莫不謹違之。此如罕布爾格民主。國中之民。法產千者。必助國家以二五。罕布爾格民。大都皆商賈。則是稅加於母財者矣。每歲納賦之日。縣官坐堂皇。聽民自占產。置銛於隅。民自具所應助者。投其中。而誓曰。此某某產千之二五也。若有欺吝。天神鑒之。誓畢而退。官不問其財之多寡。亦不驗其所納之實否也。然其賦愈以謂不欺。蓋民主小邦。下任其上。羣知國有歲用。非此不足以立。則如保公器。皆樂出資。就令無良。其數必寡。此其術固可用。誠信不給。非異事也。矧乎其有帝天之凜耶。且此不僅見於罕布爾格之民而已。

瑞士之安德武德社。常有風泉之災。而國之大費以起。遇此則民集於公會。自占所有以待賦。民慷慨

自言。未嘗稍諱匿也。其在丹列社國有所費。民亦比例其歲入爲征。法皆盟而自占。民各相任。未聞或疑其鄰之隱匿者。若巴塞勒社。國用仰於出國之貨稅。民會盟自詭。每三月完所稅者。由是商賈之家。各自簿錄其所售。至期則具錄與稅獻之主藏。無或逋欺。諸如此倫。其賦於民也。法至簡易。然未聞以信任其民之故。其國賦稍有耗虧也。

於稠民廣坐之中。以盟詛自占其財之實數。此在瑞士社民之中。爲之甚易。而在罕布爾格。則爲厲民之政矣。何則。其民業之情異耳。仰機射利之商。其治生如用兵然。使時時以其實情宣暴。則賁貸皆梗。而所爲必敗。獨至織嗇勞苦之民。不覷機利。則雖以貧富之實告人。未嘗病也。

近世荷蘭。以擁立鄂楞資王之事。國計民產。各出百二之算。其完賦一如罕布爾格。而民亦無欺匿者。此其事較之罕布爾格爲尤難。然而民樂之者。則以旣廢舊政而樂從新故耳。國有大緩急。資民一時之力。其勢固不可常也。當是時。荷蘭息率不過百三。今乃計全產以百二之算助國。此以息利言。則稅每鎊十三先令四便士也。意其時出財之民。至息盡侵母者有之。幸其一用而罷。故民猶可以自勉。設其常用。則將使民業掃地。雖欲勉必不能矣。

如是之稅。其法皆稅子而不稅母。如吾英之地稅。其所算亦息也。算財之息。與算地之租。均租一鎊者。稅四先令。故息一鎊者。亦稅四先令。罕布爾格丹列諸賦。皆加諸息利者。其以母財爲算者。獨荷蘭耳。故其賦可一試而不可累行也。

以下言賦之加於專業之贏者。

歐洲諸國。賦加於贏。有僅在專業。而不必凡贏皆賦者。其事往往在商賈。而加於耕農者亦有之。此如吾英之稅。責諸叫市衙嚮者矣。有責諸牽車負囊行賈者矣。市之輿籬有稅。酤麥酒者。酤燒酒者。皆有專捐。而後許入市。近歲兵事。則城市之店肆皆稅之。制賦者曰。兵事之所以起者。爲保通商也。故商賈有飲助儲胥之責焉。

雖然。彼不悟凡如是之稅。名爲責之商賈。而實非商賈之所出也。物競盛行之世。往往商賈之贏。旣微。欲其出稅。勢有不可。故其終極。出此稅者。皆銷貨之家。商賈先完其征。而徐集其散者。散者之所集。優於先完之數也。

使其爲賦也。於業之大小有比例。則賦必銷貨者之所衆出。而於治業者無所苛。使於業之大小無殊。

而責從同之稅。此亦銷貨之民之所衆出。而於治大業者利。於治小業者疲。此如城中每車七日責捐五先令。每籬歲責捐十先令。二者皆業畜車籬者所先納。然於其業之大小。略有比例。則大小二業。無所偏利於其間。如酤麥酒者。歲完縱容稅二十先令。酤燒酒者。歲完四十先令。酤葡萄酒者。歲完八十先令。凡此皆不問所酤之多寡。故售多者利。而售寡者若畸重焉。蓋售多則復其所稅甚易。而售少者較難。故也。雖然。以其稅額甚微之故。雖有畸重。民不知之。且或謂酤酒之業。固宜抑之以稅者也。至店肆之稅。一概不爲此例。則無可如何者耳。設必比例爲之。民轉咸怨。何則。生業之大小。母財之優絀。民所甚祕而難察者也。向使稅之者多。則業小者廢。而業大者僅存。則彼將爲壟斷而制高價。若此。則不惟不病其業。且以利矣。英國於一千七百五十九年。議行店肆之稅。以有弊罷。繼而有助餉之設。吾歐賦加於贏利者多。而最要者莫若法之泰理稅。其稅加於農人所用之母財。而課其贏利者也。歐當拂特之世。大抵治國少而亂國多。王之取民也。違其強梗而賦其良弱者。其小侯於通國共主。有事則助之以兵與財。然無常額貢賦。王亦不能強責之也。其時歐之土壤。耕者皆拂特之臣隸。降及中古。稍稍自立。故農民之得地也。或由於王。或由於拂特侯伯。此其先皆奴僕也。如吾英之鈔佃矣。（佃

之受田於田主有籍。易佃則鈔籍與之以爲據。故曰鈔佃。亦有不受田爲產。但約若干年耕而納租。如是者。謂之約佃。約佃之得自主。過於鈔佃也。拂特之主。目覩農隸之家。降益殷富而多自立者。則心伎之。而樂聽國王之加賦。於是乎有泰理之稅。始泰理稅之所加。必其先之爲王臣隸者。是爲眞泰理。近世沙諦尼亞王所收地稅。如在狼幾突普羅。惟因陀非尼不列登尼孟陀班諸省。亞庚。康當。二舉部。（其民自舉理賦治民諸官。故曰舉部。）及他法國縣邑。皆此類也。他國王之賦其農也。不必其始之爲隸佃者亦有之。如此雖名泰理。與原制異。號私家泰理。法國諸省稱舉部者。皆行此稅。泰理眞者不徧及。故其稅爲不平。然皆有根據。至於私家泰理。幾擇肥而噬。則不平而且無據者矣。

今日（一千七百七十五年）法國私家泰理。行於二十舉部。歲入四十兆一十萬七千二百三十九利佛十六蘇。泰理之賦無常額。歲以不同。王置稅司。以察諸部豐歉旱潦。依以定賦。大抵每省各分爲若干舉部。全省之歲賦。諸舉部視豐歉民力爲貢有差。然稅司欲第民力高下。其勢不能。雖極廉公。然往往所察不得實。省所出賦。第諸部之民力分出之。部所出賦。第諸鄉之民力分出之。鄉所出賦。第諸家之民力分出之。而出者皆歲歲異。省察以稅司。部察以舉官。鄉察以鄉吏。可謂細矣。然其誤者不僅

耳目有所不周。傳聞有所誤聽也。愛憎之私。朋黨之異。往往亂之。故民出賦者。其自任幾何。未算之頃。未由知也。且有時已算矣。其所出不止算者。蓋使不應稅而稅抑。應少稅而多稅。其人訴於所司。則明歲更估。應加賦餘戶。取以還之。又若應出者力不能出。稅吏先之以納於王。明歲則加餘戶之賦。以償稅吏。又若稅吏逃亡。則舉者之鄉民。共承其敝。更募財以納王之稅府。其募財。常取鄉之富者使先出之。明歲乃加通賦以償富者。其政之糾繞煩苛如此。

凡專業有贏稅。賈者皆節其入市之貨。使取於價者。足償其所先之賦而止。或節其治貨之母財。使貨少而供劣求焉。如是則價騰。而賦出銷貨者矣。獨其賦加農之贏利。則農之斥母不可收。其爲地有定。而所納之租如之。欲善耕其地。非母財之足以周事不可。使收其母。則稅與租二者皆有力不足之勢矣。欲其力足以供稅。必求產多而入市之土物大進。故農贏之稅。勢不足以救穀賤也。穀賤則出稅不在食者而在農矣。雖然。農之計母以爲贏也。其率與他業等耳。設不及。則農業坐廢。故是稅既行之後。使農而猶求常贏之率也。其勢非節之於租不可。稅之進。租之退也。故是稅加諸佃約未滿之時。農受其敝。至於更約改佃。則田主未有不受削者也。

國有私家泰理之稅者。其算農也。皆約農者所出之母財。是故農居是國。不敢見其良牛馬。而常以飢羸之田畜。腐敗之田器爲耕。蓋其意畏君上之誅求無已也。則僞爲貧乏以視之。雖然。此非計之得者也。彼之所失於耕者。較之所匿於稅者。相過遠矣。雖以農功不精之故。穀之入市者寡。然而騰於價者。亦不足以酬其所失於耕者。而田主之租。愈以少矣。蓋以農功之窳。國與農及田主交病。推原其故。皆泰理之稅職之矣。夫如是之賦。其勢足以竭國富之大源。此予於部丙所前及者矣。（見部丙篇二）

北美南部。洎西印度所行之頭會。以墾田者所畜之黑奴爲算者也。辨其賦義。實與賦農者之馬牛同科。然則是亦賦之加於農母者矣。墾田者以一身而兼主佃。謂之佃。則先之完稅者也。謂之主。則終之出稅者也。凡田奴算頭會。歐洲之古國皆行之。至於今。俄羅斯猶如此。以其加諸奴隸也。故常俗謂國有頭會。乃民爲奴虜之標識。雖然。未有爲奴而能出稅者也。故出稅者。不關爲何等民。必自主自由之左驗也。而非奴虜之標識也。夫出賦稅。明其人之有國家固也。然必其人之有所有。而必不能身爲他人之所有也。民有財產田宅而後有稅。若奴僕牛馬爲人所有者。又烏能自出稅哉。故頭會之算於人奴者。與平民所出之丁算異。平民自出稅。人奴頭會。主者之所出。平民丁算。多臆定與不平。人奴頭會

雖不平。然以身爲估。無臆定者。故主人之畜僮虜者。皆前知所出之稅。而平民丁算。估有異同。不可一也。其爲異如此。然以其事之類也。則等而視之矣。

頭會亦名奴算。荷蘭亦用之。家雇奴婢。則出奴算。此與前之頭會異者。頭會行於農者之母財。而奴算則行於人家之歲費。此與用物之有稅等矣。大不列顛家雇一僕者。歲出一幾尼亦此類也。此其稅最苦中人之家。蓋歲入二百鎊者。雇一奴可也。而歲進萬鎊者。未必用五十奴也。至於貧民。自無與於此稅。

案。羅哲斯曰。奴算使民不用奴媪。故其所厲在下戶貧民也。且其有損於教化風俗者。下戶非爲奴媪。則無由與上戶之民爲緣。而不得沾其化導之益。故奴算行。將使民之愚者益愚。

凡賦之加於贏利者。不能使息率因之而變也。賦雖行。息率自若。不及率則貸者不出。然使賦加於贏。而算者之比例特詳。則其賦終出於息利者有之矣。法國二十取一之地賦。其制與英之地稅同。算於田宅母財三者。然其爲比例加謹。則財息受之矣。但於稱貸之息率。則終無所變也。

以下補論田宅母財雜稅。

當產業之守於一主也。無間加賦之久暫。其稅皆取於子而不侵其母。獨至產業易主之際。或由死而生。如父子相傳。或由生而生。如尋常之置產。而國家賦稅行於其間。所侵者多其本值。是則稅加母財者矣。

死生授受之際。甲乙易主之時。產大者如田宅。皆爲衆著之事。欲久祕不能。故上之賦稅。可卽事而征之。若夫財物相推受。賁貸賣買。其祕而不宣甚易。上不能卽事而征之也。則所以行其賦者有二術焉。一。載之國憲。凡如是之契約。所用之紙素。必經官印而預賦者。違此者其契約不堅。二。凡相授受。必錄於官之策。而納應捐之賦。違此者其契約亦不堅。前謂之印稅。後謂之冊捐。印稅冊捐行。則民間田宅財貨相授受者。莫不稅矣。

大不列顛之制。大小印稅也。不以所轉之物值爲差。十八便士之半庫倫之印幣。足以爲至大之約。其所以爲差者。在契約之制有不同也。其最重者。例用羊皮之楮。每番皆有印。價在六鎊以下。凡國王之冊書詔勅。與民以永遠權利。及他法司文件則用之。不計值也。大不列顛有印稅而無冊捐。有者特司冊檢點之費。此僅稍酬當官之勞。而君國未嘗以之爲賦也。

荷蘭印稅與冊捐並行。有視所轉之值爲差者。有不視所轉之值爲差者。凡約據必用印楮。其價自三斯台白。(值同便士)至三百弗羅令。三百弗羅令者。等於英幣二十七鎊十先令也。所謂視值爲高下者也。設所轉值貴而用印楮賤者。其產沒官。商賈交易之事。其合同條約。皆有印稅。否者獨諸種毗勒耳。然不以所交易值貴而加。凡鬻田宅抑典質。皆有冊捐。率百二五。船噸儼過兩噸者。亦冊之。船者。水上宅也。他財貨當官發售者。其稅亦值百征二五也。

法蘭西亦印稅與冊捐並行。考印稅冊捐二賦法。於吾歐爲今制。作俑不及百年。而各國皆用之。爲民上者相師成風。此最神速。大抵取民之財不留餘地已耳。

產業易主。由死之生。其賦爲受產者之所出。以地售人。則售者出賦。蓋售者之情常急。而購者之情常緩。緩者有制價之權。常計賦以爲購。賦之數彌長。則價之數愈消。而售者情急不能待也。則順受之而已矣。故售賣地畝之稅。恆爲厲民之一政也。以新屋售人。有間架而無基址者。其稅則購者當之。蓋造屋爲業。必計常贏。使不及率。勢必罷業。故完稅雖造屋之人。而出稅必置屋之主也。以舊宅售人者。其情與售地同。售者出賦。城市歲造新屋之多寡。乃供求相劑之一事。使求之數少。不足使得通行之贏。